



联合国
粮食及
农业组织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pour l'alimentation
et l'agriculture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ая и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Organiz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la
Alimentación y la Agricultura

منظمة
الأغذية والزراعة
للأمم المتحدة

大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2015 年 6 月 6—13 日，罗马

第二十九次麦克杜格尔纪念演讲

麦克杜格尔纪念演讲

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阁下

巴西共和国前总统

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主席 Ropati 阁下，我亲爱的朋友、粮农组织总干事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先生，我亲爱的朋友、智利共和国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阁下，我亲爱的朋友、马里总统易卜拉欣·保巴卡·凯塔阁下，斐济总理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阁下，我亲爱的朋友、几内亚比绍总理多明戈斯·西蒙斯·佩雷拉阁下，以及我亲爱的朋友、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拉尔夫·冈萨尔维斯阁下；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部长、国家元首、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代表、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谢谢大家让我有幸受邀在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上发表演讲，向弗兰克·麦克杜格尔表示敬意。弗兰克·麦克杜格尔是本组织伟大的引领者之一，致力于为世界粮食事业而奋斗。

事实上，这份荣誉属于巴西人民，是他们在抗击巴西饥饿和贫困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我想借此机会回顾粮农组织与巴西之间的历史关系。巴西是在 1943 年会议上共同创立这一伟大组织的 44 个国家之一。20 世纪 50 年代，巴西最重要的科学家之一约绪·德·卡斯特罗与弗兰克·麦克杜格尔并肩战斗。这位科学家毕生

本文件可通过此页 QR 二维码快速读取；粮农组织采用 QR 码旨在尽量减轻环境影响并倡导以更为环保的方式开展交流。
其他文件可访问：www.fao.org。



mn980

致力于研究导致巴西和世界饥饿的更深层次根源和起因。就此问题，他发表过两本主要著作，分别是《饥饿地理》和《饥饿地缘政治学》。约绪·德·卡斯特罗的观点帮助我们认识到，饥饿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主要由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约绪·德·卡斯特罗告诫我们：“饥饿和战争并不遵从任何自然法则，而是人类制造的产物”。

2012年1月，另一位巴西人走到台前，投身于粮农组织：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教授当选为粮农组织总干事，表明各国已达成广泛共识，希望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探讨饥饿问题。令人倍感欣慰的是，我们的兄弟若泽·格拉济阿诺在第一任期内履行了他毕生的承诺，也正是这一承诺使他来到这里：不遗余力地与饥饿和极端贫困做斗争。粮农组织与其他多边组织、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一道，大胆采取行动，团结尽可能多的国家，力争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粮食安全目标。72个国家实现了将本国饥饿人口减半的目标，29个国家实现了“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立的更为宏伟的目标。

我们深感自豪的是，去年获悉，巴西已从“饥饿地图”上“除名”。这意味着，我们亲眼看到了在没有饥饿的环境中长大的第一代巴西人。巴西的经验证明，当抗击极端贫困上升为国家政策并在预算中予以保证时；当粮食、卫生、教育以及支持家庭和中小规模农民发展的社会福利计划相结合时；当针对收入分配、就业创造和薪金增长采取长期战略时，饥饿问题的确是可以攻克的。因此，我想与各位分享巴西的成功经验。

除了向粮农组织缔造者致敬外，我还要向我们的三位兄弟姊妹致敬，他们在12年前就梦想着消除饥饿。而后在这12年间，这几位兄弟姊妹业已帮助我们消除巴西的饥饿问题。

首先，我要向我的兄弟、粮农组织总干事若泽·格拉济阿诺致敬。他牵头设计首个“零饥饿”计划时，我们还都没有进入政府工作。他后来成为巴西首位抗击饥饿特命部长。他曾遭到巴西媒体的无情批判，因为他表示应给贫困人口提供现金补贴。我们应该致以敬意的另一位兄弟是时任巴西社会发展与抗击饥饿部部长、现任巴西农业发展部部长 **Patrus Ananias** 先生，他也出席了本届会议。我们要致以敬意的另一位姐妹是巴西社会发展与抗击饥饿部现任部长 **Tereza Campello** 女士：她负责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启动的“抗击饥饿计划”、“家庭赠款计划”（*Bolsa Família*）以及“巴西消除极端贫困计划”的协调工作。我想对这三位兄弟姊妹致以敬意，因为我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向大家证实饥饿问题是能够消除的，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我们必须要拿出诚心实意。

2002 年我当选为巴西总统。当时，巴西仍有 1100 万家庭每天依靠不足 1 美元为生；5000 多万人挨饿，几乎占当时巴西人口的三分之一。儿童从一出生就注定要忍受营养不良和疾病的困扰，而且就算存活下来，也注定要忍受极端贫困和社会排斥的耻辱。数以百万计的母亲和父亲因无法为家庭提供每日所需的粮食而永久地忍受着折磨。事实上，当时的政府仅为三分之一人口服务，而大多数人被遗忘，就像并非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在就职演说中我说道，如果到我任期结束时，每个巴西人都能够吃到每日三餐，早餐、午餐和晚餐，那么我就完成了我毕生的使命。为做好准备迎接这一挑战，我们遍访全国，与科学家和社会组织探讨并学习国际和当地的经验。然后，在亲爱的若泽·格拉济阿诺的协调下，我们制定了“零饥饿计划”。

“零饥饿计划”是一套相互协调的公共政策，涉及现金补贴、为家庭农民提供信贷、土地改革、保健、教育、学校餐食、职业培训等许多其他政府行动。这样一项广泛的战略要想切实有效，离不开民间社会的参与；因此，我们创立了由巴西各民间社会代表组成的国家粮食和营养安全理事会。该理事会负责制定计划，现在继续负责监督计划执行，评估计划成果并拟定新的粮食安全战略。

“零饥饿计划”最为人所熟知的部分是 **Bolsa Família**，即：家庭赠款计划，为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最贫困家庭每月支付津贴：一是孩子正在上学；二是孩子能够接受所有免疫接种；三是孕妇接受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所有医疗检查。“家庭赠款计划”被视为全世界最好的、有条件收入转移支付计划之一。目前，1400 万家庭或 5400 万人正从这项计划中获益。迪尔玛·罗塞夫总统进一步完善了这项战略，建立了新计划“巴西消除极端贫困”计划（**Brasil Sem Miséria**），提供必要补充收入，确保计划支持的所有家庭始终处于贫困线以上。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做法，但我们并没有在这项计划上投入大量资金。

如果一国执政者要等财政部长告诉他什么时候能具备足够的资金，那么将永远不可能成功地制定一项现金补贴计划，因为总有某些报纸会说，把这些钱用来修路更好。总会有人说，把这些钱用来建桥更好。总会有人说，应将政府其他优先事项置于贫困人口之前予以考虑，因为全球都倾向于仅仅把贫困人口视为统计数据。贫困人口只不过是一个数字、一项统计数据，只不过在竞选时派上用场。一旦竞选结束，多数竞选获胜者们会将这项统计数据忘得一干二净。

我想证明的是，在巴西我们只不过拿出了 GDP 的 0.5%。我们用 GDP 的 0.5% 来照顾 5400 万无法获得足够卡路里和蛋白质来维持生存的巴西人；只有 GDP 的 0.5%。我们实现了不再将贫困人口视为简单的统计数据、一个数字的奇迹；反之，我们将贫困人口视为人类，他们是男性、女性和儿童，他们与巴西最富裕的人享有

同样的权利，能够获得最富裕的人所能买得起的同样数量的卡路里。这当然是可能的，每个人都能做到，尽管这需要一定时间。如果我们今天不采取行动，那么唯一可以确信的是，世界贫困人口数量将会增加。我们肩负重任。巴西的案例说明，重视不足，而不是资金不足，是决定一项计划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

实施社会保护计划时，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巴西媒体和社会某些特权阶层的偏见。他们声称“家庭赠款计划”会鼓励养懒人，养闲人；人们不再愿意劳动，而只是靠计划过日子；这只是政府对乞丐施以的小恩小惠，不过是为了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为卢拉拉选票。针对“零饥饿计划”的负面新闻报道多数牛毛。谁能想到为穷人提供餐食会使每天能够吃上不止三顿饭的人产生如此之大的愤慨？

事出荒谬，而我们意志坚定。我们希望这项计划能够取得成功。当时批评意见提出，政府应宣布一项贫穷退出战略，说明把钱给贫困人口的做法要持续多久以及如何结束这项计划。我的回应是，贫困人口都还没踏进门，何谈退出。我们的执着赢得了时间，我们的实践经验表明，所有的批评意见都毫无根据。据我所知，许多采取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其他国家也正在面临类似的问题。因此，我想特别指出巴西从以“家庭赠款计划”为代表的收入转移支付政策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该计划并没有像许多人说的那样养懒人。正相反：参与计划的 70% 以上的一家之主都有稳定的工作，尽管其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家庭赠款计划”并没有成为工作的替代品，而是为家庭收入提供了补充，帮助人们打破贫困循环。有保障的基本收入还帮助公民摆脱了政治枷锁，因为他们不再被迫用手中的选票来换取一双鞋子或一公斤豆子；而在实施“家庭赠款计划”之前，这种情况十分常见。基本收入是一项公共权力，而获得这项权利的人一直以来在巴西被忽略。为了通过民主方式保障这项权利，我们针对贫困家庭，建立了单一“国家登记簿”，由总检察长办公室负责监督并保持更新。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对粮农组织的同事这样讲：如果没有适当的“国家登记簿”来找到受益人，那么当你认为把钱提供给贫困人口时，这笔钱实际可能会落入中间人手中。正因如此，我不断重申，“家庭赠款计划”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就是建立了单一“国家登记簿”，从而能够直接获悉受益人的所在地。支付本身无需人为干预，通过一家国有银行发行的磁卡完成，没有繁琐的手续和中间人。发放一张自动取款机卡，取款人无需任何人的任何帮助。受益人通过这些电子卡片收到资金，他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从前在巴西，政府为贫困人口发放“食物篮”：盒子里装着盐、3 公斤豆子和 2 公斤大米。我们认为，为了保障需要政府救济群体的独立性，我们所能做的

最好的是给他们提供现金，这样他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买多少就买多少。然后，我受命为巴西妇女做了一些特别安排：我们所发放的磁卡或自动取款机卡都是以母亲的姓名而不是父亲的姓名签发，原因很简单。在座各位多数都是已婚人士或者认识已婚人士，那么我们都知道，女性更擅长照顾家庭并且更致力于这样做。男性也许忍不住会用这笔钱在酒吧里喝上几杯啤酒。男性可能会在啤酒上这花点，那花点。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将自动取款机卡交给妇女；因为我们知道妇女会用这笔钱购买孩子们每天生存所必需的面包和牛奶。这项计划取得了圆满成功，因为 99% 的卡片都交给了女性，用来照顾孩子。得益于此，妇女在家庭和当地社区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并赢得了更多尊重。

归根结底，对贫困人口进行收入转移支付对整个国家是十分有益的；因为这增加了需求并促进了商业、生产和就业，促进了良性发展循环。我经常提及的一个故事是关于瓜里巴斯，巴西接受“零饥饿计划”支持的第一个城市。这座城市非常穷困，位于巴西最贫困的州之一。该城市开始接受“零饥饿计划”支持后，个人创业的第一个迹象出现了。一位妇女开了一家美容院，而这座城市的贫困妇女首次有足够的钱到美容院美发。许多人认为，那些妇女不应该那样做。而我则认为，她们当然可以那样做。她们看到有权有势的女士们每天光顾美容院，那么为什么她们自己不能去一次？因此，收入转移支付政策使巴西出现了数以千计的创业者。这通过另一种方式证明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面向贫困人口的收入转移支付政策将促进整个国家新的服务行业的发展。

另一个重点是加强农业。这点尤其重要，因为农业是粮食安全战略的关键。而过去十二年，巴西的农业产量几乎翻了一番。我将给大家展示的数据，涵盖大型和小型农业，但巴西的农业融资从 210 亿巴西雷亚尔增加到 1800 亿巴西雷亚尔，相当于增长了 600 亿巴西雷亚尔。

比增产更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同时也是增产的最重要驱动因素。这里，我要说到我亲爱的若泽·格拉济阿诺：他的父亲曾担任我的顾问，而当时格拉济阿诺仍在大学任全职教授。

格拉济阿诺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农民，致力于人道主义理想。正是他父亲开启了家庭梦想，引领他的儿子当选为粮农组织总干事。

自 2003 年以来的 12 年里，参与巴西土地改革计划的土地面积达到了 5100 万公顷。这是巴西 500 年历史中所有参与土地改革的土地面积的 51%。我们在 12 年的时间里就做到了。我们取得了过去 500 年所取得的全部成绩的 51%。

您可以想象，这并非易事，但我们成功地证明这的确是可以实现的；巴西约有 400 万家庭农场，提供巴西工人餐桌食品消费量的 70%。

人们餐桌上消费的食品主要来自于中小型家庭农场，因为大型农业企业更侧重于出口市场。为家庭农民提供的信贷从 2003 年的 10 亿巴西雷亚尔，增加至 2014 年的 100 亿巴西雷亚尔。

因此，土地、信贷、技术援助、阳光和降水都是一国实现质的飞跃所必需的，从而为巴西贫困人口提供收入转移支付。我们还采取了高效的作物保险制度和最低收购价政策，为小农提供稳定性并确保期货价格。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政府不为家庭农民提供保障，遇到雨水过多时，庄稼就会遭水灾而绝收；遇到阳光过足时，庄稼就会因旱灾而绝收。当农民打出粮食，而市场却不会为其产品保障最低价格时，农民有时就不得不把粮食处理掉，形同免费。

因此，政府同意为农民保障最低收购价格，这样，小农知道他们永远不会失败；他们生产，而且能够卖出产品。

巴西国会还通过了一项法案，在巴西建立“学校供餐计划”，每天为在巴西公立学校就读的 4700 万名学生提供学校餐食。

这 4700 万儿童每天至少能够吃到一顿学校餐食，直至其年满 17 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以助力当地发展为首要目标，我们批准了立法，规定地方政府必须从当地家庭农民手中采购学校供餐所需食品的 30%，从而促进和增加当地农业产量，发展当地市场，确保使资金在这些小城镇内循环流动。

为家庭农民提供地方支持，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们还对环境教育投资，为保护原始森林和泉水提供激励机制，有些是资金激励。

今天也在座的 Tereza Campello 部长则负责发生在迪尔玛·罗塞夫总统执政期间的一场变革。Patrus 部长发起了一项计划并最终在巴西最干旱的东北地区获得了巨大成功，建立了超过 100 万个蓄水池用来收集雨水，这样人们可以获得饮用水。目前，该计划已修建了 120 万个蓄水池。该计划还发明了一种高效蓄水池，能够收集更多雨水，这样家庭不仅可以满足饮用，同时还可用以浇园或喂养动物或家畜。我祝愿该计划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还制定了另一项非常重要的“为全民供电”计划。迪尔玛总统在担任能源部长期间曾拿给我一份文件，指出巴西仍有 200 万人所在的家庭没有通电。

我请她提出一项能够让所有家庭通电的计划。有些人家距离水力发电厂仅 500 米之遥，但却没有通电。有些人从来没有通过电视观看巴西队踢足球。我执政之前曾经参加过三次总统竞选，虽然均以失败告终，但一些人从未在电视上看到过作为候选人的我。

因此，我决定建立一项宏伟的政府计划，即“为全民供电”计划。我知道在座各位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一座房子里，唯一的光源是煤油灯，我们曾称之为 *candeeiro*。

你不得不带着灯到处走。这种灯发出的光就像烛光，妇女可以在灯下缝纫，尽管光线非常微弱，几乎看不清楚。人们就像是在十八世纪生活；即使是在今天，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仍需要依靠烛光。

我们制定了一项计划，向消费者收取少量费用，这些消费者能够支付更多账单，其中一项是电费。该计划耗资 280 亿巴西雷亚尔，为生活在巴西偏远地区的人们免费供电。

为了让大家了解这意味着什么，给大家讲个小故事：一位 70 岁的老妇人从没见过电灯，第一次开灯，就吓得跑出屋子：那么亮的灯光，让她目眩眼花。

另外还有个故事我已经在巴西讲过很多遍，但这是第一次在这里讲。

当我们为一位生活在巴西极端贫困地区的妇女家里通电时，她不断开灯、关灯，开灯、关灯。她丈夫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回答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这辈子还从来见过孩子睡觉的样子。

此类感触人心的故事说明社会计划带来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在国家制定社会计划，为人们提供他们此生从未有过的、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机会。“为全民供电”计划创造了近 50 万个就业岗位，振兴了地方企业，因为该计划目的就是创造和增加当地社区层面的收入。

奇迹从而得以创造，通电人口百分比从 78% 增加至 97%，1500 万人从中受益。

当我们开始制定“为全民供电”计划时，人们再一次表达了偏见，认为卢拉及其政府只为贫困人口着想，没有人关心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

有意思的是，79% 的通电家庭购买了电视机，73% 的通电家庭购买了电冰箱，50% 的通电家庭购买了其他电器、各类设备和水泵。

仅仅通过“为全民供电”计划，我们实际销售了 240 万台电视机和 220 万台电冰箱。我们还安装了 700 万根电线杆和 50 万个变电站，铺设了 50 万公里的电缆和电线。50 万公里的电线或电缆可以绕地球 35 圈。

没有私营公司，即使是人道主义的公司，愿意这样做，因为无利可图。只是从社会公平和道德的角度看，这样做是必要的，因此，只有政府能够担此重任。

我要给大家介绍收入转移支付计划下的另一项重要成就。您可能还会忆及在 2008 年初爆发粮食危机时，人们开始对居高不下的大豆、其他粮食商品和油价格表示关切。

起初，人们都责备中国，因为现在不管出现什么问题都指责中国挺时髦；中国人什么都买，导致什么都贵。但随后我们发现，这并不是中国的错。期货市场的油储备比中国高得多，而且还在大量买进大豆。

最后，人们发现是金融系统在期货市场上对农产品进行投机买卖，对世界最贫困国家造成大量问题，而正是这个金融系统在 2008 年土崩瓦解。

因此，我制定了一项“增产”计划 [*Mais Alimentos*]。决定为农机提供融资，提高巴西家庭农民的产量。令人惊喜的是，这项计划销售了 58000 台拖拉机、28000 台小型卡车和数千台小型货车和厢式汽车。

计划通过低息长期融资销售了 14000 台收割机。长期低息融资也是小农获得资金的唯一方式。“增产”计划得以推广至非洲和拉丁美洲。

我不确定是否已经开始销售，因为计划启动后，行政审批手续还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这种时间滞后有时要比我执政时要长。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最近访问了加纳，了解到他们等待资金已达三年之久。

我知道这项计划已推广至其他国家，也在为小农提供与巴西数额相同的资金。我们决定利用这项计划帮助各国获取此项技术。

关于这项计划，您可以向出席本届会议的巴西部长们了解情况。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先生也在座，这项计划由他负责。

我们还实施了另一项计划，确保年轻人无需离开家乡。我为该计划所取得的成绩而自豪：过去 12 年，我们在巴西成立了 18 所新的公立联邦大学和 148 座校园。罗塞夫总统还设立了 365 所职业培训学校，旨在推动“和平革命”，使所有人受到尊重。

我们力求让整个巴西社会都能分享这些决定带来的好处。这些新大学和职业培训学校意味着，数以千计的年轻人能够首次接受高等教育。这项计划也在帮助改变我国内部的面貌，确保学生们不用在巴西大城市中在恶劣的条件下生活。

得益于这些计划和其他政策，除了增加粮食产量外，在十余年里，小规模家庭农民收入增加了 52%。这些都与抗击饥饿和极端贫困的目标相得益彰。12 年间，工资的实际价值增加了 74%。家庭收入增加了三分之一，最贫困家庭收入增加了三分之二。信贷供应从占 GDP 的 24% 增加至 57%。

这些政策共同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 若泽·格拉济阿诺·达席尔瓦应对此十分自豪，因为他是这项政策的创始人和制定者之一：我们成功地使 3600 万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另有 4000 万人提升为中产阶级，创造了 2200 万正式就业。

这是一系列政策取得的成果，说明了贫困人口并不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如果合理看待就会发现，对各国而言，贫困人口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如果你借 100 万给一个富人，这笔钱就会存进银行。而如果你把 10 美元借给一个穷人，这笔钱将用以糊口。这笔钱就会循环流动起来，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政策在巴西创造了奇迹，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基本在整个拉美及其他区域都有很多了不起的例子。

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制定了一项计划，称之为“*Embarazada*（孕育）”。该计划为孕妇或单亲母亲提供资金支持。该国还制定了其他计划。这是玻利维亚的一场革命，造福此前一无所有的人们。

我还了解到，非洲正在取得一些成功经验，让我对攻克饥饿问题非常乐观。

粮农组织应成为所有成功经验的宣传平台，与全世界分享知识和最佳做法，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我们将仿效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召开下一届“营养促发展”大会。

亲爱的朋友们，许多国家与粮农组织合作，在“千年目标”方面所取得了十分鼓舞人心的成绩。粮农组织正在与许多国家开展合作，但国家数量仍相对较少，因为仍有 8 亿饥饿人口。我们已将饥饿人口数量减少了 2 亿，但真是情况是饥饿人口等不起。必须加快速度。而荒谬的是，形势如此紧迫的同时，世界粮食产量已超过了消费量。

问题不是粮食产量不足，而是人们用来购买食品的收入不足。世界执政者们必须认识到，干旱和洪水是自然现象，但饥饿是人类的责任，且必须作为紧急事项予以应对。

令人高兴的是，2013 年，我有机会与若泽·格拉济阿诺和非盟主席祖马一道出席了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一场重要论坛，签署了到 2025 年根除非洲饥饿的承诺书。

我更为高兴的是，2014 年，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出席非盟委员会会议期间重申了这一承诺。目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已批准了这项承诺，如果富裕和高度发达国家愿意支持这一项目，那么我们真的可以想象能够切实消除非洲以及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饥饿。

最后，亲爱的朋友们，我想告诉各位，在今年 9 月在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将达成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第一步是根除饥饿和极端贫困。这一伟大的进步需要公民和政府本着昨天签署的《米兰宪章》的精神做出承诺。

非政府组织当然可在抗击世界饥饿和贫困（极端贫困）的行动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必须再次强调，这场斗争需要持续的资金来源；我们必须出台国家政策来消除饥饿。

众所周知，极度贫困的人不会自我组建政党。他们也没有工会代表其利益。他们无法参加游行；他们不在国会游说；他们不举行示威游行；他们甚至无法接触媒体或获得新闻界的支持。贫困人口依赖世界领袖的政治远见，我们采取这一方法尤为重要。

“千年目标”平衡表显示亚洲和非洲饥饿、疾病和营养不良现象依然严重，那里的人们生活在冲突中，包括内部冲突或与其他国家之间爆发的战争。在这些区域，饥饿地图和战争地图相互重叠，形成一幅悲惨的画面。这提醒我们，有饥饿就没有和平。尽管有时暴力不是导致贫困的直接原因，但战争加剧了平民，特别是最弱势平民的苦难。

饥饿和贫困也是导致移徙人群增加的更深层次原因，因为他们对故土的未来丧失了希望。如果我们要想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安全的世界，那么解决饥饿的根源问题，而不是关注这场悲剧带来的有悖常理的结果，将事半功倍。

我们从未如此接近于实现消除饥饿的梦想。我们掌握了此前难以想象的科学知识，能够生产出充足的粮食。我们拥有物质资源和技术，能够开展投资并抗击全世界的贫困和饥饿。我们拥有最强大的道德论证，这也是亿万饥饿儿童的悲剧；我们拥有实践证据，表明攻克饥饿确实是可能的，政府巴西以及许多其他国家都做到了。

通过健康和环境可持续方式促进粮食安全，不仅仅是一个梦想，而是一项人道主义事业，一项能够将人们、政府和机构团结起来的事业。我们确实可以利用 21 世纪头 25 年为所有人缔造一个更安全的世界，一个没有饥饿和贫困的世界。我希望，粮农组织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全体代表，无论男女，都能向国内转达这一信息：“有饭同享”是缔造和平的第一步。

谢谢各位。拥抱大家。